

讀小報似墜五里香霧，辨身份如遊仙境迷航 --《三六九小報》編輯「贅仙」本名之查考

王雅儀*

一、前言

《三六九小報》創刊於1930年9月9日，每月逢三、六、九日發行，故名《三六九小報》。小報於1935年9月6日停刊，總計刊行479號。小報社址位於臺南市白金町¹，其目的在「讀我消閒文字，為君破睡工夫」²，風格為譏諷詼諧，諧趣荒唐。發行人兼主編是趙雅福(1894~1962)，顧問為趙雲石(1863~1936)、連橫(1878~1936)。主要編輯同人有：洪鐵濤(1892~1947)、王開運(1889~1969)、譚瑞貞(1898~1958)、陳圖南(?~1943)、蔡培楚、張振樑，偶爾供稿之客員有黃拱五(1877~1949)、連橫、許丙丁(1900~1977)、鄭坤五(1885~1959)、蕭永東(1895~1962)、韓浩川(1897~1952)、邱濬川(1896~1935)等，多為春鶯吟社和南社的社員。

贅仙為主要編輯之一，以「開心文苑」專欄來看，從第4號到第479號共有327篇文章，其中有88篇為贅仙所作³，數量不可謂不多。另外，贅仙也多次出現在同人聯吟內，在農曆過年前，也曾寫作〈除夕小言〉代表報社向讀者說：「待明年壹月三號，再和列位相見罷」⁴，在小報一週年時，也有〈週年感言〉⁵、〈記一週年之會〉⁶等文，可惜目前對於贅仙本人的介紹卻付之闕如。

二、目前有關《三六九小報》作者群的資料

目前有關《三六九小報》作者群的資料，可以參考下列論文：

* 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、成大中文系施懿琳教授主持，「《全臺詩》蒐集、整理、編纂計畫」專任助理

¹ 初設於白金町三丁目(即今中西區忠義路一帶)，後往南遷至末廣町二丁目(即今中西區中正路一帶)。

² 見刀水〈發刊小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創刊號，1930年9月9日，第1版。

³ 開心文苑欄的其他作者還有：洪鐵濤25篇(刀水7、黑潮3、濤士4、鉛淚3、剃刀先生1、野狐禪室主4、霜1、刀2)、李兆墉14篇(庸)、譚瑞貞8篇(瑞貞1、恤7)、蕭永東11篇(古圓)、文沖舊侶9篇、醉餘生9篇、太荒8篇、周7篇、倩影7篇、黑漢7篇、一西山人7篇、黃拱五6篇(紅谿5、多事老人1)、趙雲石4篇(老云)、陶醉3篇、鄭坤五3篇(坤五)、荊如3篇，以及多位只出現一、二次的作者。

⁴ 見贅仙〈除夕小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34號，「開心文苑」欄，1930年12月29日，第2版。

⁵ 見贅仙〈週年感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108號，「文壇」欄，1931年9月9日，第2版。

⁶ 見贅仙〈記一週年之會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110號，1931年9月16日，第4版。

(一)成文出版社復刻之《三六九小報》第三冊末附錄「著者索引」。⁷

(二)江昆峰撰〈《三六九小報》之研究〉，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4 年。論文第四章「《三六九小報》作者群分析」介紹小報的主要編輯成員，並有詳細的小報篇名索引。

(三)柯喬文撰〈《三六九小報》古典小說研究〉，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 年。有表 4-1「《三六九小報》古典小說可考作者署名與本名」的對照表。

(四)陳思宇撰〈《三六九小報·新聲律啟蒙》人文現象之研究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1 年。

以上四份資料內，關於贅仙的本名有下列說明：

成文復刻本附錄「著者索引」並未著錄贅仙本名，江昆峰論文也未見贅仙本名之說明。柯喬文論文則說贅仙是王鵬程⁸，此說應是根據盧嘉興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〉一文所言⁹。王鵬程(1891~1962)為南社成員，雖與社友趙雅福、吳子宏、高懷清、王開運等人相友善，但與小報間的關係並非十分密切。且贅仙除了是南社成員外，也是春鶯吟社社員，此與王鵬程背景不相符合，筆者以為贅仙應該不是王鵬程。

至於陳思宇論文在第一章第二節「研究材料與研究工具」的註寫道：「趙雅福，號劍泉，又號小雲或少雲，筆名榕庵、贅仙。」¹⁰並說明參考自柯喬文論文，然而柯喬文論文並沒有贅仙本名即是趙雅福的說法。此外，陳思宇論文也沒有任何驗證趙雅福為贅仙的補充說明。

綜合以上所述，目前尚無法確定贅仙究竟是誰，是以筆者嘗試從《三六九小報》內的各篇文章來查考贅仙的本名。

三、《三六九小報》作者本名難以查考的原因

《三六九小報》的風格是嬉笑怒罵、譏諷詼諧，既有這樣的寫作風格，編輯同人的筆名又怎麼好意思正經八百的矯情呢？所以小報內出現了許多詼諧有趣的稱號，麻豆邱濬川在其主導的專欄「綠波山房摭談」內，有一篇談

⁷ 參考《三六九小報》(三)著者索引(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5年)，頁 1-27。

⁸ 見柯喬文〈《三六九小報》古典小說研究〉(嘉義：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年)，頁 85。

⁹ 見盧嘉興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〉，《臺灣研究彙集》第 15 輯，1976 年 9 月 30 日，頁 65。

¹⁰ 見陳思宇〈《三六九小報·新聲律啟蒙》人文現象之研究〉(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1年)，頁 9。

及滑稽稱號的短文：

騷人之性，好滑稽者，類多署滑稽之殊號，以暢快其襟懷。……今吾臺風雅之士，署滑稽號者，亦不乏其人。輒近各報之所載，及余耳之所聞者，十色五花，層見疊出，亦莊亦諧，出人意表，其足悅人耳目，暢人詩脾者，如：候補甲長、未來紳士、悞勞書記、壯丁大人、洪點保正、鐵齒大王、子曰店主、變態偉人、詩壇走卒、剃刀先生、康盒弟子、嘆暢散人、公門走狗、冬烘先生、拋磚學士、太虛逸人、野狐禪室主。更有古意童、伍色人、癡道人、半花尚、大頭仙。此外又有十二洞天、十二猿等，不一而足。可謂標新樹異，窮奇極巧矣。余賦性喜讀滑稽詩，尤喜讀滑稽小說，尤喜滑稽詩人諸雅號，因此見獵心喜，逢麴涎垂。竊不自量，遂亦自署一不顛不尬小頭銜曰「小衙門給仕」，以濫附於諸君子之末云。¹¹

這些滑稽筆名讓讀者在閱讀時增添了不少趣味，但對於想知道作者究竟是誰的研究者來說，卻增添了不少麻煩。雖有成文出版社復刻本附錄「著者索引」幫助讀者查考作者的真名，但其實還有很多索引無法解決，無法辨識身份的筆名。

小報作者本名難以查考的原因在於：

(一)著者索引和小報內文無法完全相符。例如：目前研究者咸認為「植歷」和「倩影」都是蔡培楚的筆名，不過如果用來對照洪鐵濤〈島花制定記〉一文：「同人皆鼓掌稱善，屬黑潮泚筆而紀其意。時預會者，顧問老云、劍花兩先生，同人倩影、蒲如、植歷、默魔、醉餘、柳軒、贅仙、黑潮諸氏，凡十人。」¹²據該文所言，當日參與討論島花的同人有 10 位，且就敘述看來，倩影與植歷並非同一人，而是兩個人。前述 10 人中，目前已知本名的僅有：趙雲石(老云)、連橫(劍花)、韓浩川(醉餘¹³)、張振樑(柳軒)、洪鐵濤(黑潮)等 5 人。另外，趙雅福為小報核心人物之一，理當也應出現在這場討論內，但卻未見其名。所以若將目前已知的作者本名用以比對小報原文，則常有人名無法完全辨識的情況。

(二)缺少其他可以相參照比對的資料。小報編輯群所用的筆名，大多只用

¹¹ 見邱濬川〈綠波山房摭談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347 號，1934 年 6 月 6 日，第 4 版。

¹² 見黑潮〈島花制定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108 號，1931 年 9 月 9 日，第 3 版。

¹³ 見盧嘉興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〉，《臺灣研究彙集》第 15 輯，1976 年 9 月 30 日，頁 65。

在小報內，沒有出現在其他報紙期刊，因此無法比對。再者，編輯群主要為臺南春鶯吟社之成員，然而目前有關春鶯吟社之資料十分有限，僅能從許丙丁〈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〉一文窺得部分。春鶯吟社創立於 1915 年 3 月，為南社青壯社員另創之詩社，有自比為春鶯出谷之意，故名為春鶯吟社。社員有洪鐵濤、吳子宏(1890~1960)、王芷香(1896~1929)、高懷清(1890~1976)、白劍瀾等。¹⁴

小報第 434 號有一則關於春鶯吟社的記載如下：

杏庵登社，持示陳君芳園近作兩題。頑與陳君，淡北嵌南，睽違年餘矣。憶十五年前，頑與陳君幾於無日不相見，相見無不以詩相周旋。豈當時大家均年少好事，抑詩興在青春時代較多歟！偶憶前塵，不勝今昔之感。幾年來頑以小報故，胸中久拋詩味興趣，已懶於拈韻推敲矣，今讀陳君之作，益使頑勾起春鶯吟結社時之念頭不少也。¹⁵

本文刊在 1935 年 4 月 6 日，如依文中所述，十五年前約是 1920 年左右。芳園為陳逢源，亦為春鶯吟社社員。陳逢源於 1920 年左右辭去三井洋行職務，離開臺南赴北發展，此後與春鶯舊友再無法時常擊鉢唱和，歡談聚會。

就日治時期三大報紙來看，春鶯吟社的相關訊息應該最有可能登載在《臺南新報》內，不過因為目前該報僅存 1921 年 5 月以後的資料，缺少 1915 年創社前後資料，加上目前《臺灣新聞》未見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也不多提及春鶯吟社，故目前對於該社的社員和活動所知不盡詳細。

(三)小報原文敘述主詞模糊，作者常以第三人稱或是另一個筆名來講述自己的事。例如趙雅福又有署名「頑」、「欠頑」及「子曰店主」¹⁶，從第 398 號

¹⁴ 關於春鶯吟社創立的時間，許丙丁說是 1915 年 3 月，陳逢源則說是 1918 年。1918 年 8 月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有張純甫〈固園小集呈春鶯團諸吟侶〉詩作一首，可見最遲於 1918 年春鶯吟社已經成立。另外，據趙雲石所言，1925 年春鶯吟社友在南者僅餘 7 人(即趙雲石、洪鐵濤、趙雅福、吳子宏、高懷清、莊孟侯、許仁珍)。而後到了 1929 年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載春鶯吟社已成立十餘年，所剩現僅 5 名，因此社長洪鐵濤正欲重整旗鼓，續開雅會。參考許丙丁〈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〉，《臺南文化》第 3 卷第 1 期，1953 年 6 月 30 日；陳逢源〈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〉，《自立晚報》，1971 年 8 月 24 日，第 9 版；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南瀛詞壇」欄，1918 年 8 月 20 日，第 3 版；《臺灣時報》，「詞苑」欄，1925 年 5 月 1 日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翰墨因緣」欄，1929 年 4 月 13 日，第 4 版。

¹⁵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4 號，1935 年 4 月 6 日，第 4 版

¹⁶ 「同人欠頑，自號子曰店主。」見杏庵〈靜室小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73 號，1935 年 8 月 16 日，第 4 版。

起，幾乎每期執筆〈墨餘〉專欄，即類似編輯的話之欄位，作者署名「頑」，即是趙雅福。然而趙雅福在〈墨餘〉內講述自己與編輯同人的事時，往往令讀者很難辨別究竟其中有幾個人，例如：第 434 號〈墨餘〉，執筆者是「頑」，也就是趙雅福，寫道：

日來，每早春雨纏綿，寒氣隨之而增。子曰店主到社，竟帶寒具以俱來，儼有文弱書生之概。柳軒笑其太無丈夫之氣，一室為之闕堂。頑因憶鄉諺有曰：正月寒死豬，二月寒死牛，三月寒死播田夫，四月寒死健乖媳婦等語。¹⁷

如果只看原文，會覺得這篇文章裡有 3 個人，即子曰店主、柳軒、頑，柳軒是張振樑，子曰店主和頑其實都是趙雅福，因此實際只有 2 人。

又例如第 440 號〈墨餘〉，執筆者同樣是「頑」，寫道：

編輯室窗際，置有盆榕數器，尺土安居，蕭然自適，雖曰蠖屈，固盤根錯節，青蔥可愛。榕庵每到時，恆就而親暱之。蓋榕庵素好藝榕，家藏盆榕近百，投其所好。莫怪其每來時，愛不忍釋，低徊不肯遽去也。¹⁸

如果只看原文，會覺得是主筆頑在敘述編輯同人榕庵好藝榕，但其實榕庵也是趙雅福的筆名之一，因此這段短文內，執筆者「頑」和敘寫對象「榕庵」其實是同一人。

又例如第 438 號〈墨餘〉，執筆者同樣是「頑」，寫道：

本日又是星期日矣，乃獨不見肉酸庵與子曰店主，編輯室遂寂寞許多。詢諸同座者，始知兩君均眼睛不打當，故爾缺席。柳軒極好說人便宜話，笑謂峰雲曰：兩君所以如是者，未始非路上東眷西顧，用意於春光在眼前，煞費精神，有以致之也；不然焉能如是乎哉？舉座為之大笑。¹⁹

頑寫肉酸庵和子曰店主缺席，但子曰店主不正是趙雅福自己嗎？從上述三例來看，可以發現小報作者常以第三人稱或是另一個筆名來講述自己的事，以致於讀者在辨識小報內編輯同人時，著實困難。

四、《三六九小報》內的「贅仙」

筆者實際耙梳《三六九小報》和同時期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臺南新報》

¹⁷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4 號，1935 年 4 月 6 日，第 4 版

¹⁸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40 號，1935 年 4 月 26 日，第 4 版

¹⁹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8 號，1935 年 4 月 19 日，第 2 版。

以及日治時期的報紙期刊後，得到以下關於贅仙的訊息：

(一)贅仙這筆名僅出現在小報，並未見於同時期的報紙期刊。

(二)贅仙之文從第 5 號出現，一直到 472 號，中間偶有間斷，但時間不長，可見其為主要編輯之一，並非客員，是每日到報社內上班的編輯。可從下列敘述得知：

1.第 434 號〈墨餘〉：「贅仙數以無事老人自居，乃本早至近午始登社；未午，又急欲作韓退之。」²⁰

2.第 442 號〈墨餘〉：「贅仙近午匆匆而出，至夜戌刻始遲遲而來執筆，細詢之，始知其為者番災害事，走向其町內鄰友報舞義捐也。」²¹

3.第 444 號〈墨餘〉：「贅仙未及晌午，便行告退，云欲參與天后宮大祭，匆匆出門去。」²²

(三)贅仙多次出席同人聯吟，可見其為報社內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可從以下三段文字推知：

1.第 9 號〈觚賸〉：

編輯已畢，同人將退，共聯一詩，以補餘白。

原知宰相本無冠，(刀)說了荒唐又亂彈。(贅)

泡破雪文稱賈博，(幸)詩誇矛盾壓吟壇。(福)

同人膏水淹三面，(仰)讀者談諧另一欄。(植)

日晚未甘投筆去，(龍)花叢更為報平安。(仙)²³

其中署名「贅」者，應該就是「贅仙」，其他已知本名的，「刀」為洪鐵濤，「幸」為王開運，「福」應當是陳圖南福庵，「植」是植歷蔡培楚。至於「仰」、「龍」、「仙」，則未知本名。

2.第 110 號贅仙〈記一週年之會〉及宴會席上同人所作之柏梁體：

同人以橫寫直寫之筆，正喻反激之意，談諧拉雜之文，三日一比，於不知不覺之間，已一週年於茲矣。語云日月如梭，信不誣也。然而在此一年中，雖無皇皇大著，喚醒人群，而旁通曲引，譬喻生情，警語

²⁰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4 號，1935 年 4 月 6 日，第 4 版。

²¹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42 號，1935 年 5 月 3 日，第 2 版。

²²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44 號，1935 年 5 月 9 日，第 2 版。

²³ 見〈觚賸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9 號，1930 年 10 月 6 日，第 4 版。

戒言，正自不少。

同人謀於贅仙曰：當茲晬盤佳辰，宜有集合以資紀念，而兼為精神慰安；第不外飲酒暢談，偷半日之閒之為佳耳，予以為何如？贅仙自信，食之無愧，卻之不雅，遂欣然允之。相將而之寶美旂亭，舉內祝之慶。與會者十有六人，可謂盛矣。然尚有美中不足，臨時號召，遠地同志不能預會之為憾耳。……

以下為該日席上所作柏梁體：

三六九報一週年。(武公)
大奏霓裳會眾仙。(老云)
琳琅麗句詩千篇。(槐青)
群芳晉爵醉翩翩。(瘦菊)
酒飲如澗欲放顛。(倩影)
酣歌醉舞樂無邊。(荊如)
茹古含今象萬千。(一酉)
醒人偏是野狐禪。(贅仙)
共扶大筆欲開天。(黑潮)
雲英未嫁猶嬋娟。(柳軒)
軟語如珠意纏綿。(默魔)
一泓秋水開白蓮。(武公)
紅霞不及碧霞鮮。(瘦菊)
我醉欲狂花愈妍。(老云)
旗亭題壁當紅箋。(贅仙)
萬古奇愁今夕蠲。(醉餘)
高朋致祝意誠虔。(倩影)
叨陪末席醉綺筵。(一酉)
與天為徒相流連。(黑潮)²⁴

以上共 19 句，據前文所言，該日宴會有 16 人出席，可見一人不僅作一句，贅仙也在週年宴席之列。由上列這三場聚會推測，贅仙應該是報社內的核心人

²⁴ 見贅仙〈記一週年之會〉，以及〈本社一週年祝宴席上作用柏梁體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110 號，1931 年 9 月 16 日，第 4 版。

物之一。此外，小報發行人為趙雅福，但在上述文章內，卻均未見趙雅福在列，著實不合理，因此筆者懷疑上述未知本名的筆名中，應當有一個是趙雅福。

3.第 108 號〈島花制定記〉：

西風入燈，漸有涼意，同人染翰既竟，圓桌斯開，坐定，會議有島花制定之要。……時預會者，顧問老云、劍花兩先生，同人倩影、蒲如、植歷、默魔、醉餘、柳軒、贅仙、黑潮諸氏，凡十人。²⁵

編輯事物結束後，小報同人共同討論臺灣之島花，贅仙亦在列，可推測贅仙亦為主要編輯之一。

(四)贅仙是南社成員，也是春鶯吟社成員。小報第 436 號〈墨餘〉：

憶廿年前，每歲斯節，贅仙從南社吟朋逍遙於南郊蘭若，繼此又偕其春鶯舊侶，攜壺挈榼，酬佳節於野寺花陰。年中行事，間無或掇。而今亡矣，影事前塵，不堪回首。²⁶

由這段文字可知贅仙在 20 年前，也就是 1915 年時，就已經是南社社員了，後來又參加春鶯吟社。因此可以確定贅仙是南社社員，也是春鶯吟社成員。

(五)贅仙曾隨趙雲石、洪鐵濤一同參加 1935 年 2 月 10 日在臺中的詩人大會，接著又參加同年 3 月 17 日南州詩人懇親會，相關訊息刊載在下列這幾段文字：

1.第 415 號〈墨餘〉：「吾臺一年一度，集島內騷人作聯吟之會，蓋藉以扶文運而敦友誼。鄒魯遺風，長存孤島，賴斯會之力多矣。去年春開於古諸羅，轉眼間又臘盡春回，屆其期矣。同人如黑潮、贅仙，均擬隨老雲出馬。」²⁷

2.第 419 號〈墨餘〉：「刀水來約贅仙，於十日早快車，陪老雲文旌，赴會東墩，作騷擅白戰去。夫以文會友，自是吾儕一大快事。頑願兩君此行，多得新交，還勝高高中選萬萬也。」²⁸

3.第 421 號〈墨餘〉：「贅仙昨歸自東墩，袖出十金，謂於聯吟會席上晤蘭陽盧史雲君，君出是欲贈小報，以作基金。諸同人均為感甚，囑頑書此，以

²⁵ 見黑潮〈島花制定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108 號，1931 年 9 月 9 日，第 3 版。

²⁶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6 號，1935 年 4 月 13 日，第 2 版。

²⁷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15 號，1935 年 1 月 29 日，第 2 版。

²⁸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19 號，1935 年 2 月 13 日，第 2 版。

謝盧君。」²⁹

4.第 430 號〈墨餘〉：「贅仙匆匆來而又匆匆去，蓋偷閒赴詩人懇親會也。夫以文會友，自是文人樂事，況乎佳朋滿座，有酒有花。吾知贅仙此行，當樂得不亦樂乎，莫怪其匆匆如是也。」³⁰

(六)小報內有關贅仙的訊息還有下列這些，雖然對於辨識其身份無多助益，但卻能增加讀者對他的親切感。如下：

「贅仙素極健飯，若餐時有逾刻者，則悄然不語，憂頭苦面，懶於酬應；然若聞有燈虎可打，則一夜無食，腹不知枵。」³¹

「贅仙素極詼諧，日來集會，輒啞口無言，懶惰之態，溢於形外。試詢之，始知病於齒，故三緘其口也。」³²

「報午機一鳴，贅仙即匆匆著衣退出，絕不回頭。蓋其枵腹雷鳴，已與午機作共鳴一響，夙聞之評贅仙為食虎，信不誣也。」³³

「贅仙數以無事老人自居，乃本早至近午始登社，未午又急欲作韓退之，峰雲笑其名不稱其實。詢之，始知謂其女公子入學而忙也。」³⁴

從上述這些敘述中，可以知道贅仙曾病齒，個性詼諧，健飯、不耐餓，有一女於 1935 年入學。

五、「贅仙」為趙雅福之驗證

承上所述，在耙梳《三六九小報》內有關於贅仙的文章後，仍然無法確認贅仙的本名。然而在小報其他文章裡，卻找到似乎可用來推測贅仙本名的敘述。在第 51 號玄人〈花叢小記〉敘述稻江陳雲英時，提及贅仙曾贈以一聯：「當時贅仙曾賸以一聯云：『雲雨未醒神女夢，英雄難過美人關』。」³⁵但這副對聯在第 44 號已經出現過，在綠珊盒主〈花界聯話〉一文寫：「最近榕庵有贈雲英聯對：『雲雨未醒神女夢，英雄難過美人關』，善謔其作嫁數次，未得有終之美。」³⁶如以同一副聯文聯繫兩個作者的本名，可得知贅仙即是榕庵，

²⁹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21 號，1935 年 2 月 19 日，第 2 版。

³⁰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0 號，1935 年 3 月 23 日，第 2 版。

³¹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399 號，1934 年 11 月 29 日，第 2 版。

³²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01 號，1934 年 12 月 6 日，第 2 版。

³³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2 號，1935 年 3 月 29 日，第 2 版。

³⁴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34 號，1935 年 4 月 6 日，第 4 版。

³⁵ 見玄人〈花叢小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51 號，1931 年 2 月 28 日，第 4 版。

³⁶ 見綠珊盒主〈花界聯話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4 號，1931 年 2 月 6 日，第 4 版。

也就是趙雅福。

如果把贅仙就是趙雅福的事實，再回頭檢視幾則小報的敘述，驗證如下：

(一)趙雅福出現在第 9 號的同人聯吟，還有第 110 號的週年會上，是順理成章的。趙雅福身為發行人，出席一週年之聚會及宴會席上與同人作柏梁體是相當合理的，在這場宴席上，據〈記一週年之會〉載出席者有 16 人，未知其中有幾人參與柏梁體創作，但在前列柏梁體詩作裡，目前已知本名的有：連橫(武公)、趙雲石(老云)、高懷清(槐青)、黃拱五(瘦菊)、蔡培楚(倩影)、洪鐵濤(黑潮)、張振樑(柳軒)、韓浩川(醉餘)等 8 人。另外，編輯同人陳圖南、譚瑞貞、王開運也是應該要出席的。因此其他還未知本名的筆名，很有可能就是這幾個人。

再者，趙雅福出現在第 108 號的島花制定會也是合理，據該文所言，當天有 10 位同人出席，10 人中目前已知本名的僅有：趙雲石(老云)、連橫(劍花)、韓浩川(醉餘)、張振樑(柳軒)、黑潮(洪鐵濤)等 5 人。其他尚有蒲如、默魔等，未知其本名。

(二)趙雅福確實曾出席 1935 年在臺中的詩人大會，亦曾出席 1935 年南州詩人懇親會。1935 年 2 月 10 日、11 日，全島聯吟大會在臺中公會堂舉行，主辦人為吳子瑜。第一日首題「人日雅集」，限五律魚韻，次題「梅妝」七絕元韻；第二日首題「中州覽勝」七律微韻，次題「東山觀荔」七絕蕭韻。臺南詩人參加的有：趙雲石擔任首日次題之詞宗，高懷清擔任首日擬題人，洪鐵濤擔任次日首題之詞宗。³⁷趙雅福雖未參與大會工作，但「人日雅集」、「東山觀荔」兩題均獲得中選，名次各為右六、右三³⁸。

且據頑所言「刀水來約贅仙，於十日早快車，陪老雲文旌，赴會東墩，作騷擅白戰去。夫以文會友，自是吾儕一大快事。頑願兩君此行，多得新交，還勝高高中選萬萬也。」此段文字內有 4 個人名，分別是頑在講述刀水、贅仙、老雲 3 個人將一起去詩人大會，但奇怪的是卻寫「頑願兩君」，依前段文字來看，應該是「三君」才是，因為是刀水、贅仙、老雲 3 個人一起去的。

³⁷ 見〈詩星朗朗會於臺中 人日題詩存古俗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 年 2 月 12 日，第 8 版；〈全島聯吟大會第二日續開於臺中公會堂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 年 2 月 13 日，夕刊第 4 版。

³⁸ 見《詩報》第 100 號，1935 年 3 月 1 日，第 3、7 頁。

但如果頑和贅仙都是趙雅福的話，那麼，兩君即是刀水洪鐵濤和老雲趙雲石，這樣前後文的敘述就合理了。

1935年3月17日，南州詩人懇親會在西門町一丁目的寶美樓第二支店舉行³⁹。由洪鐵濤、林海樓、陳圖南三人主辦⁴⁰。也就是小報內所說的乙亥花朝南州詩人大會⁴¹。當日首題為「荊桐城懷古」七律詩，奪元者正是少雲⁴²，即是趙雅福，因此可知趙雅福當日確實曾出席南州懇親會。

(三)作者在敘述時，主詞顯然故意不統一，讓讀者有主詞模糊的錯覺。例如：第447號〈墨餘〉：

秋儂登社，忽謂頑曰，君前號之〈墨餘〉謂花道人此次花叢懶迴顧，此字豈非取字之誤乎？頑方欲答之，贅仙在傍笑曰：秋儂自是忠厚君子。不知頑哥用意。夫元微之之所謂取次者。與頑哥之謂花道人之此次。意實不同。請君細思自知。秋儂後始恍然笑曰。予知之矣。噫嘻。贅仙真是猜詩謎杜家。一索便知。羨羨。⁴³

此段敘述讀來，分明應有秋儂、頑、贅仙、花道人，共4人才是，但其實頑、贅仙都是趙雅福本人。

透過上述玄人和綠珊盒主所記錄之對聯「雲雨未醒神女夢，英雄難過美人關」，得到趙雅福就是贅仙的結論。如果說贅仙是趙雅福的話，經過上述幾段文字的驗證，發現小報作者，尤其是〈墨餘〉主筆頑，常有撰寫時主詞不統一的情況，是否誤導讀者，故意製造多人在場的印象呢？所以讀者在閱讀小報時，並不能完全相信作者所寫的主詞，更必須要留意，小報作者書寫另一個人名時，有時候並不一定真的是另一個人。如不然，那麼就是小報內玄人或是綠珊盒主在記載對聯「雲雨未醒神女夢，英雄難過美人關」作者的紀錄有誤。如果是後者的話，那也代表著，研究者如果想從小報內的各篇文章，去推測各個編輯的身份，實在是難如登天了。

³⁹ 或謂在招仙閣，見懺紅〈餐霞小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430號，1935年3月23日，第2版。

⁴⁰ 見〈臺南州詩社十七日懇親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3月15日，夕刊第4版。

⁴¹ 見懺紅〈餐霞小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430號，1935年3月23日，第2版；第431號，1935年3月26日，第2版。

⁴² 見《詩報》第103號，1935年4月15日，第3頁。

⁴³ 見頑〈墨餘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447號，1935年5月19日，第2版。

六、結語

本文藉由「雲雨未醒神女夢。英雄難過美人關」這副聯語串連了贅仙與榕庵兩人的本名，推知贅仙即是趙雅福。另外，1930 年 8 月《臺灣新民報》有紀念徵詩活動，詩題為「日月潭權歌」，其中 8 月 23 日和 8 月 30 日的漢詩界欄位，刊載甲選作品，其中有署名「臺南贅雲」、「臺南趙贅雲」的詩作，「贅雲」筆名並未見於當時其他報紙詩集，僅出現在這一次的徵詩活動內。贅雲應該就是集贅仙之「贅」與少雲「雲」組合而成者，所以筆者推測臺南趙贅雲就是趙雅福。且本場徵詩活動中，趙雅福還另有署名「臺南少雲」的詩作被列入丙選⁴⁴。

此外，《東寧擊鉢吟後集》收錄一首署名「臺南趙劍泉」的〈秦始皇〉七律真韻詩作，如進一步考察此題寫作時間，可以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內發現此題就是 1925 年麻豆書香院第二期徵詩的題目。此題《東寧擊鉢吟後集》收錄 4 首，分別是：新竹高華袞、新化王則修、臺南趙劍泉、澎湖陳文石。⁴⁵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所載名次為：一新竹渤海氏、二新港林開泰、三彰化王則修、四臺南韓承澤、五臺南嵌雲、六麻豆王連春、七澎湖高子騰、八嘉義河南、九臺南白劍瀾、十澎湖陳文石。⁴⁶

將《東寧擊鉢吟後集》與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兩者相比對後，發現新竹渤海氏就是新竹高華袞。高氏初發軔於渤海，有「天下之高出渤海」之說法，所以新竹渤海氏，也就是新竹高氏，即高華袞。王則修在 1925 年時寓居中部設帳，所以報紙所載彰化王則修，其實就是臺南新化王則修。以此類推，報紙所載臺南嵌雲即臺南趙劍泉，也就是趙雅福。嵌雲可能取嵌城少雲之意。如果再進一步以「嵌雲」或「坎雲」查考當時的報紙期刊，則發現「嵌雲」筆名目前僅出現這麼一次，亦未見於《三六九小報》。

綜合上述，趙雅福在日治時期所使用的筆名至少有：劍泉、少雲、小雲、亞雲、榕庵、欠頑、頑、子曰店主、贅仙、贅雲、嵌雲等。本文雖然暫時解決了小報內眾多未知本名的筆名之一。不過，在追查贅仙本名的過程裡，也延伸出更多待解決的問題，例如：小報內多次提及「樂天會」，其成員與活動

⁴⁴ 見《臺灣新民報》，1930 年 8 月 23 日、8 月 30 日、10 月 25 日，第 11 版。

⁴⁵ 見曾笑雲編《東寧擊鉢吟後集》（臺北：吳永遠，1936 年），頁 78。

⁴⁶ 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翰墨因緣」欄，1925 年 10 月 7 日，夕刊第 4 版。

內容究竟為何？小報其他編輯，例如植歷與倩影果真都是蔡培楚的筆名嗎？讀者在閱讀小報時，必須要留意，並非一個筆名就代表是另一個人。

再者，其他春鶯吟社友與小報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？王芷香早逝，未及參與小報的運作；高槐青曾出現在小報一週年同人聚會聯吟內，可見與小報同人有往來，應該也曾供稿小報，在小報內又使用哪個筆名呢？吳子宏在小報內有「蓬歌樵子」筆名，此外，小報有「紫紅閣塵談」的專欄，主筆為冷猿，也可能為吳子宏所寫。常以「冷」字為署名的還有蕭永東和譚瑞貞，蕭永東號「冷史」，譚瑞貞有《冷紅室詩鈔》、《冷紅室叢話》等作品，因此「冷紅室隨筆」專欄之主筆「冷紅」自是譚瑞貞的筆名，然而小報內另有「紫紅閣塵談」專欄，主筆為「冷猿」，「紫紅」與「子宏」同音，所以筆者懷疑此冷猿可能是吳子宏的筆名。另外，春鶯吟社其他社友，如白璧甫、陳清澤、郭加我等人，他們與小報間又有怎樣的連結呢？是否也同樣參與小報編輯社務呢？至於南社的另一個分支桐侶吟社，趙雅福與洪鐵濤均為社員之一，桐侶社友如許丙丁、盧承基、廖望渠、莊孟侯(1901~1949)等人，皆曾供稿予小報，在小報內又使用哪幾個筆名呢？

再來，小報同人陶醉、荊如、雪影、默魔等這多位作者又是誰呢？「陶醉」台語讀來與「刀水」相似，刀水即洪鐵濤，筆者因此推測「陶醉」也可能是洪鐵濤筆名。經過查找後，發現臺南陶醉曾在臺南永隆發詩學研究會所徵之「黑貓雪文」徵詩中得到第一名，該詩刊載於《詩報》第 101 號，內容為「烏圓號雅嫩瓊肥，一線柔香溢四圍。奩底春風薰皂莢，花陰曉露盪紅薇。團來玉局鴉兒雪，浣盡緇塵燕子衣。持贈時髦諸姊妹，滯人常恐夜忘歸。」⁴⁷此詩恰與洪鐵濤在《三六九小報》小報〈餐霞小紀〉⁴⁸所載〈黑貓雪文〉一詩內容完全相同，故可得知陶醉其實就是洪鐵濤。此外，陶醉又常主筆「哭庵說笑」專欄，因此哭庵也可能是洪鐵濤的筆名。由此看來，《三六九小報》小報的兩大主筆就是趙雅福和洪鐵濤，從內容看來，兩人所作似有區分，趙雅福以雜文、史傳類文章居多，洪鐵濤除了雜文外，則以小說創作居多。總而言之，《三六九小報》還存在著許多問題，期待未來能有多更多資料出現，獲得更進一步的解決。

⁴⁷ 見《詩報》第 101 號，1935 年 3 月 15 日，第 13 頁。

⁴⁸ 見懺紅〈餐霞小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第 429 號，1935 年 3 月 19 日，第 2 版。